

仿佛一夜之间,幻想文学在大地上锣鼓喧天地热闹起来,然而许多虚幻的、不着边际的描写又让人感觉作品成了胡思乱想的同义词——

“好的幻想文学一定是在苦难中煮过的”



本报记者 周倩

幻想文学成为新“宠儿”

2016年高考已经结束了。在众多的标准答案中,唯一能给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作文,一如既往地受到大家的关注。想象是创新的翅膀,有教育专家指出,独到的想象力会让考生笔下生辉。

无独有偶,今年3月份第十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出炉,也让幻想文学作家们着火了一把。幻想文学作家江南、雷欧幻像分别以3200万元、2000万元的税前收入摘得冠军。再联想起去年摘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三体》作家刘慈欣,影院里经常上映的中外科幻大电影,让许多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科幻类网络游戏……

仿佛一夜之间,幻想文学在中国大地上锣鼓喧天地热闹起来,成为许多出版社竞相出版的主打作品,一时间五颜六色、斑斓多彩,沸沸扬扬地飘落在人们的阅读空间里;加上《哈利波特》、《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等作品对中国的席卷,中国的作家、批评家、出版家以及广大读者认同了一种叫幻想文学的文学,并且义无反顾地迷恋上了它。

“因为现实有缺憾,所以需要幻想。”前不久,刚刚摘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关于幻

想文学作品座谈会上说,“幻想的能力帮助我们暂时离开了平庸的有缺憾的现实,使我们来到了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法还原为现实世界,但是慰藉了我们的心灵。这些虚构的故事是我们的港湾,庇护所。”曹文轩的这段话或许解答了幻想文学如此流行的原因。

然而,我们从繁华的背后是否看到了一些寒凉,从蓬勃的背后是否看到了一些荒凉?上天入地,装神弄鬼、妖雾弥漫、群魔乱舞、口吐莲花,再加上时空隧道之类的现代科学的生搬硬套,也让人们看到了幻想文学的另一面。有作家质疑,幻想在某些作品中是否与胡思乱想是同义词?是不是还有一些作品,文学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是幻想,文学只是一个虚名?

作家迟子建曾经说,“一个拥有生活而缺乏想象力的作家,会灿烂一瞬如流星;而那些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犹如一个恒星会持久地爆发光芒。”让幻想回到文学,抑或,给文学插上幻想的翅膀,成为人们绕不开的话题。

幻想文学的生命力

“当前,科幻、玄幻、神魔、穿越等小说十分盛行,网络、影视作品也有不少,然而能被人们记住的作品有几部?”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在谈到幻想文学时说。

“我看到他胸口的剑伤处不断流出白色的血液,一滴一滴地掉在黑色的大地上铺

展开来,他的目光开始涣散……”这句话摘自当下一部流行的幻想文学作品,白色的血液、黑色的大地,作者用流利的语言、颜色的对比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资深出版人安波舜在谈到幻想文学的精髓时说:“我自己编的幻想文学作品卖上百万册的都有,但是现在没有人记得了,更不用说在国际上获奖。”

关于幻想,有专家认为,古老神话传说是文学的源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泉根,将幻想文学分为幻想型和现实型两类。幻想型文学重在创作想象。《魔戒》的作者托尔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幻想就是想象出真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同时要赋予他们内心的真实性,比如西方文学。而现实型文学以描写见长,在描写中尽量达到与现实生活人事的“酷似”,不夸张不变形,即使出现夸张变形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现实的目的,比如东方文学。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山海经》《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等作品流传至今,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幻想小说的创作一度中断了沿着这个源头去探寻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幻想文学的道路。在一次“中国幻想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当下的中国幻想文学更多的是从欧美舶来的,尽管出现了一些有市场效益的作品,但难免有东施效颦、亦步亦趋之嫌。

时下流行的许多青春文学的幻想作品,凭的是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充满青春焦虑的生命本能。安波舜解释:“这完全是虚拟、虚幻的,好像不着边际、没有边缘、没有具象的描述,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因为作者从小学读到中学,从中学到高中、大学,从来没有参加过农田的劳动,不知道山泉河流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生活苦难是什么样子。有些作品语言极其华丽,婉转,当时读得挺过瘾,但是最后一琢磨什么也没有说。”

欧阳

网络神奇,今年的端午粽子一直在眼前晃来晃去。

坦白说,我不喜欢这个喧宾夺主的東西,不仅如此,所有高纯度糯米产品我都不待见,太腻、太黏,再加上,加糖、油感更甚。不过妈妈喜欢鼓捣这些玩意儿……

数千里之外的电话那头,老娘说已经不再包粽子了,“又吃不了几个,太麻烦。”

大约上了岁数,思绪回游也成了常态。我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虽然16岁就离家,但不记得有过“依恋母亲”的情绪,一年半才想得起草封家信报平安。后来电话方便了,但也很少传递声音回去,想想确实有些“母行千里儿不怨”的荒唐。

母亲宽容,从未抱怨,甚至没有提过要求。哦,要求还是有过的,大学毕业之前,妈的每一封信都表达了希望我回去工作的愿望。可我不在乐意给别人写字,然后再让别人剪给我写时间程序,最后还是选择了繁乱的北京。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

好在自已读过点书,明白亲情的思念,所以差不多每一年两都会找机会把自己运回去给母亲体检一次。孩儿和娘亲一直都很健康,慢慢地,千里之隔在心理上就成了常态。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突然发现妈妈有些老迈,这以后,老娘就住在了心里,有意识、无意识的时光里,昔日的画面时常会在脑海里浮现——都是一些平凡的事,是一些不会让我觉得阿妈伟大的琐碎画面,让我能切身感触妈妈的老。

阿妈真的老了,打我记事起,印象里她一直都是个不怕麻烦的人——几乎没有她嫌麻烦的事儿。

其实包粽子一点也不麻烦,倒是做汤圆的一

比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记忆力

“瘟疫如锋利的镰刀收割庄稼开始收割生命,镰刀不分白天与夜晚永不卷刃地收割着大街与小巷、豪宅与庐舍。”曹文轩“大王书”里的这段话,仿佛在向读者传达着作者对农村劳动的记忆,这种记忆通过文字的形式,让读者们在展开想象的同时,也再现了生活的场景。

曹文轩也认为:“我们强调了太多的想象力,而忘记了有一种比想象力更重要的东西叫记

忆力。”童年的记忆、家族的记忆、民族的记忆,这些记忆中包含了民族的文化、人类的文明。

正如前面所说,幻想是为了填补现实的缺憾,人类生活才是幻想文学的源头,一个作家的记忆力才是他的创作根基。同样地,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深入这个民族文化语境中出生长大的人最绕不开的思维方式。

“幻想过程中充满了人类无穷无尽的智慧;而智慧的根源却藏在这个有缺憾的现实世界里。”采访时,有评论家认为,当下我们不需要刻意地模仿别人或是回避自身,一部好的幻想文学作品,它一定是时刻关怀着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把对人性的理解用幻想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本文插图 赵春青



阳光打在父亲的手上

章中林

天晴了,阳光朗照着。绿树。红花。白云。当风而立,有一种振翅欲飞的感觉。这样的日子,回家,多美好啊。

到家,门开着,没有人。后院的花红了,一个个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我扑了上去,求个放心。

后院不大,只有两分的光景,却被父亲栽上了桃子、杏子、橘子和苦柚之类。每个品种一两棵,用父亲的话说,就是种给我们吃的,求个放心。

前些天,父亲送了五六斤杏子来,说,杏子酸,他不喜欢。我吃得心安理得。直到妹妹告诉我,今年只收了这一点,连母亲也没尝到一个,我才心有愧疚。我怎么糊涂到连喜欢吃杏的母亲都忘记了?

我一边吃着花红,一边望着斑驳的树影,有一种微微的沉醉。这时,父亲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他俯着腰,低着头,一头白发扎得人眼痛。我喊着父亲,他有些迟疑,好半天,才讷讷地说,回来了。他没有再说什么,又摸索着去系裤带。树荫下,一缕阳光落在他的手上,我的心一窒。灰白如石灰般干涩,暴突似树枝样枯瘦,没有光彩,没有活力,这还是我熟悉的那双手吗?

嗯?抹了一下眼睛,这次,我清晰地看到:父亲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发什么愣?太阳晒,回屋。他向我挥挥手,说话一如往日,手的动作却有些变形。阳光下,他手臂上的皮肤麻袋一样晃着,无力而空落。

今天,阳光打在父亲的手上,给我的是透入心扉的痛;但是以前,它完全不是这样啊。那时,它给予我的是什么呢?是温暖,是信心,是骄傲。

年少时候,家境贫寒,父亲靠在窗厂卖苦力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进一天窗,晚上连床都爬不上,但只要有时间,他就晚上一看我的作业,问一问我学习。

一次,我的数学成绩在班上考了个倒数第二。我一个人偷偷地哭了。中午,父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撒谎试卷没发。傍晚,我在香樟树下订试卷,却被他逮个正着。他没有说什么,坐下来,就一题一题地教我。夕阳红在他的手上,红红的,亮亮的,醇厚而温泽,就像上了哈喇油一样。虽然他没有抚摸我,但是那透过掌心的暖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

那年中考,我惨遭滑铁卢。父亲还是没说什么,就带着我去犁田。我不是用力太轻,没挖到泥;就是用力太猛,翻出了土。没犁几沟,就把我折腾得气喘吁吁。我气得一屁股坐到田埂上。他也不问我是不是累了,扶起犁就忙起来。阳光下,那犁在他手上就像活了一样,我就更恨自己,读书不行,连做事也不如人。

晚上,父亲摸着我的头,意味深长地说:犁田,都像你这样,一天不用做事了。犁田,没窍门,熟能生巧,其实,天下事哪一个不是这样?他的话还是这么少,但他宽大的手掌却让我找到了阳光般的希望和自信。

父亲的手也一直是我骄傲的源泉。父亲只读过小学,却是村里少有的能人。他什么东西一看就会,而且做得光滑漂亮。看过两回剃头,他就能剃平头;看过两趟木工,他就能打桌子;看过两次造房,他就能盖角屋……打豆腐、做蛋豆腐、做麦芽糖更是不在话下。

我最佩服的是父亲会对对子,会写毛笔字。每年过年写春联,周围几个村子,许多人找他写春联,而他总是一一应承下来。他写春联,我就帮他写好的春联晾到地上。进进出出的人夸着父亲的字,说着我的懂事,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看着乡亲对他的夸赞和敬仰,我梦想着也有父亲那样的那一双手。

但是,今天,当再次与父亲的手在阳光下相遇的时候,我的眼泪却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这曾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双手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还你以一样的美好?

(图片来自网络)

记忆深井

臧玉华

我的记忆深处有一口井,在自来水尚没有入户的年代,它见证着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时年龄小,迷迷糊糊的,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吃的粗糙,后园里摘个浆果也能嚼得有滋有味——现在的孩子是不大看得上的;玩得尽兴,不是在家门口跳橡皮筋,就是在菜园地里粘蜻蜓。傍晚时分,喜欢捧了饭碗,扒拉点菜,和一栋房子老老小小的,坐在那口大井边。

那是一口什么样的井呢?有些年头,有点沧桑吧。井口大而简陋,四根石条枕木,被架成“井”字形,供人踏着涉水用。枕木上常年拴着一只木桶,晃悠悠的,它是住在井里运水的船。井壁上爬满了郁郁的苔藓,看上去有几分滑腻。井水四季充盈,好像涉水的人越多,水蓄积的就越欢。井水幽幽,时而摇荡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倒影,那是长在井边半枯的柳,据说和井同岁,伴井相依为命,一起看落花风雨,一起看辗转经年。

井边是热闹的。老人絮叨起陈年旧事,没完没了的,嗓子眼里像拉了口风箱;孩子嬉闹着不得安生,稍安静下来,又被井里钻出的蚊虫追逐着;大黄狗摇着尾巴讨好每个人,却被孩子戏弄着;“稀里哗啦,哇哇哇哇”,口琴声音莽撞,吓得蚊虫又逃回井里。太阳西沉,红的霞,灰的房子,向晚的微风,还有争先恐后各种野花草的香。

井边是清凉的。炎夏的季节里,常有半大的男孩从井里提了水,自头顶倾泻而下,水珠子一路欢歌,从身上,到地上,再到沟渠里。那是多么惬意啊!在没有电扇



着装与性情

何申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有道理。小品《主角与配角》里陈佩斯穿上八路军的服装,折腾半天,还是叛徒本色。

但陈佩斯说“演什么人,关键是穿什么衣服”,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同样一个演员能塑造很多不同人物,衣着服饰在其中毫无疑问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衣着变化甚至会一时改变人的性情。年轻时我爱穿西装,西装笔挺,人也挺



别太理会人家背后怎么说你,因为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

赵春青 画

胸收腹,自我感觉很精神,举止与之相配,说话办事干净利落,有股潇洒劲;后来我穿唐装,身形有些圆,顿时肚子里的那点墨水就翻动起来,言谈也变沉稳,叫生人一看,像个学究;如今老了,我特别喜欢穿运动装,随意放松自在,再加上一双运动鞋,走路脚下都轻快不少。

想起《木兰辞》中“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北方的寒气中传来打更声,月光映照战士们的铠甲。一身男子戎装,无疑为木兰增添着杀敌报国的勇气。而一旦回归故里,“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一身女装,顿时又使木兰还原女儿性情。

现代有名句:“不爱红装爱武装”,本来是赞扬演兵场上的女子,但理解过度,出了演兵场回到家里还爱武装,弄得处处火药味十足,把花木兰都比下去了。我老伴前些日子不知怎的,特爱穿一条肥呼呼的休闲绿军裤。我说你不是没有别样的裤子可穿,她说有,时髦的新裤也买不少,但就是偏爱穿这条裤子。穿着舒服可能是一个原因,再者穿上这裤子或许唤起她某种感觉,也没准。老夫老妻到这个年龄都个性十足,你爱穿运动装,她爱穿绿军装,谁也管不了谁。但穿一条绿裤还行,如穿一身绿,我是坚决不和她一起上街,我倒不怕

她变性情,我怕她把别人吓着。有一天傍晚在街上见到一个比我还大两岁的熟人,穿西装裤线笔直,黑皮鞋贼亮,衬衣领子白的刺眼,扎一条大红领带。吓我一跳,问你这是要干什么去,他说没事上街逛夜市。我想说有穿成这样逛的吗,忽然见一穿短旗袍年轻女子跟上来,他介绍说那是他爱人。我一明白了,他换了新夫人,年龄相差大。他要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些。对此应予理解,说声那么逛吧,于是就见一对嫩像电影里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男女身影,朝烟火气腾腾的烧烤大排档走去。